



神劍情俠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神 剑 情 侠

文光 金山 整理
木星 利凯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1991年·延吉

内 容 简 介

桃园庄庄主秦十为了霸占土地，欲将李诚兄弟害死，他们二兄弟只得远离桃园庄，到别处开辟了一个新村居住。此间他们奋发图强学习武艺，练就了一身绝技。因为秦氏父子欺压百姓，鱼肉乡里，所以李诚兄弟与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，帮助穷苦人民脱离苦海，最终取得了反霸斗争的胜利。全书情节曲折，语言生动，引人入胜。

责任编辑：金世荣

责任校对：李 林

封面设计：张冠哲

神剑情侠

文光 金山 数理
木星 利凯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45千字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7-80508-730-X /I·190
印数：1—11,170册 定价：6.20元

(〔吉〕08号

目 次

- 第 一 回 宿土娼行路受阻
黄牛坡少年助人……………(1)
- 第 二 回 狗官在山洞现丑
车夫睹闹剧开心……………(11)
- 第 三 回 见土豪官亲变脸
遇凶神雷八被审……………(21)
- 第 四 回 老实人无辜受苦
勇车夫大骂恶徒……………(30)
- 第 五 回 恶狗子心狠手辣
美玲姑机智救人……………(36)
- 第 六 回 蒙面人夜半出现
见飞刀群贼胆寒……………(39)
- 第 七 回 胆大艺高义侠惊敌
救人出牢车夫脱险……………(42)
- 第 八 回 寻侠踪穿越森林
遇少年学到功夫……………(48)
- 第 九 回 精李诚装病离桃园
恶土豪黑心恶如狼……………(55)
- 第 十 回 侠义男舍命救少女
玲姑女低首忆旧情……………(61)
- 第 十 一 回 秦迪戏女淫形毕露

- 李强赴约目睹真情……………(68)
- 第十二回 藏锋芒李强牧羊
露挚爱龙姑送信……………(74)
- 第十三回 情依依僻地两相合
意绵绵共赴温柔乡……………(83)
- 第十四回 在荒山李强萌爱
与龙姑私定终身……………(96)
- 第十五回 李强得助入桃庄
玲姑空楼试旧情……………(105)
- 第十六回 七星子警告恶霸
好大侠大闹桃园……………(113)
- 第十七回 美龙姑难抑爱情
遇奸细勇斗歹人……………(122)
- 第十八回 李强龙姑得宝马
大白二花显神威……………(135)
- 第十九回 探母病爱女归里
见玲姑李强动情……………(146)
- 第二十回 话今昔玲姑洒泪
表心志龙姑吐情……………(153)
- 第二十一回 蒙面侠耍分身术
众贼党更自惊心……………(160)
- 第二十二回 李强遇见黑侠女
黑女述说蒙面人……………(165)
- 第二十三回 李强狭路逢劲敌
二马森林显神威……………(174)
- 第二十四回 众打手狼嗥狗叫

- 义韩奎弃暗投明·····(184)
- 第二十五回 猩人五猛杀狂敌
秦迪穷凶遭众叛·····(192)
- 第二十六回 恶土豪计毒放洪水
好李诚将计治其身·····(203)
- 第二十七回 猩人中毒悲壮死
大水倒灌桃园庄·····(216)
- 第二十八回 众贼皆成瓮中鳖
英雄水中歼众敌·····(223)
- 第二十九回 说前事李诚入险境
遇佳偶黑女结良缘·····(249)
- 第三十回 黑女父林中寻猴女
树阴下席地当洞房·····(265)
- 第三十一回 危楼囚弱凤
恶水跃龙驹·····(285)
- 第三十二回 美玲姑被困不屈
勇龙姑以舟救美·····(300)
- 第三十三回 两伊人在水一方
恶张泰因色送死·····(305)
- 第三十四回 龙姑装黑女语探玲姑
玲姑吐肺腑情动龙姑·····(315)
- 第三十五回 龙姑奋勇擒住秦迪
玲姑受辱激怒李强·····(324)
- 第三十六回 老贼秦十意欲逃跑
新村村民势擒顽敌·····(340)

- 第三十七回 李诚主正义玲姑受审
夹墙藏刺客李强负伤……………(344)
- 第三十八回 擒顽敌灵猿建奇功
公审会老贼食恶果……………(354)

第一回 宿土娼行路受阻 黄牛坡少年助人

诗曰：自古善恶泾渭，
好坏亦然可分。
莫道天下混沌了，
尚有试金石一尊。
话说桃园，
本非桃园。
试看园中沃土，
无法长出牡丹。

几句闲诗道罢，引出一段故事。

话说在秦岭山脉的深处，有一地方叫黄牛坡。这黄牛坡乃是由陕西到四川的一条必经之路。四围山岭杂沓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四时均有佳景。尤其在这春天，更显得水碧山清，风和日丽，佳木葱茏，生意欣欣。道旁宫柳柔丝千条，摇曳春风之中，与左近闲花野草互相竞妍。

时近中午，大道上面，行旅商客，车来马去，十分热闹。黄牛坡长达三四里，虽不甚陡，上行却甚费事，尤其是由西往东的一面，车辆稍为载重，行到坡前，多须卸下货物，另由土人挑送过坡。有时车夫持强任性，以为马健车良，所载不多，又是两三套的大马车，想把过坡的力钱省

下，于是挥动长鞭，打着所驾的马，低头扬蹄，奋力抢坡。可是，一不小心，或是中途马力不济，或是前后马力稍失平衡，一个支持不住，倒退下来，不是人仰马翻，便是滚入道旁山沟之中，小货全伤，端的危险非常。

车夫雷八，恰是一个抢上坡的好手。这一天，他拉了两个客人和三四件行李要过黄牛坡。他觉得今日天气好，客人、行李又不多，过坡不会费多大的事。于是大鞭一举，马蹄蹬开，由慢而快，往坡顶驰去。到了坡中，就势加快，把手中鞭子，朝前一抖，“呼”的一声，舞起一个大鞭花。拉车的两马均是良驹，久经主人训练，这条路已跑过多次，知道主人心意，一见鞭影在日光下舞动，一声骄嘶，同奋前蹄，低头往前一蹿，就势往上抢去。此时，迎面春风徐徐吹来，使人感到风和日丽，再衬着两旁的碧水青山，宛然是一幅绝好的春山行旅的画图。

眼看路程已抢过了一半。由于雷八正全神贯注在两马身上，也没有注意到前面天色变化。忽然瞥见那马鬃毛被风吹得老高，觉着风力太大，心中一动。百忙中抬头一看，见坡那边的天空，全成了灰色。先前所见青天白云，已不知去向。半空也被阴云布满，前途一片暗影。很快便见黑云中，金蛇连闪，雷声隆隆，炸响不绝。一股狂风带着云雾沙尘，如狂涛怒奔，由坡顶漫过，迎面压来。车马抢坡而上，本就艰难，再遇到这样猛疾的狂风，压力暴增，转眼之间，连人带车，已全淹没在云气之中。急得两马同声悲嘶，车上二客也跟着惊呼急叫不已。

这辆大车再往前走，固是寸步难移；如往后退，势非马仰车翻不可。休说车中客人，连那久惯行旅，精强力壮，千

练胆勇的车夫雷八，也吓得心魄皆颤，最利害的是风力太猛，逼得人透不过气来。休说驾车前进，连想跳下车来，去拉前头马缰，都被风力逼住，动身不得。万般无奈，只得连抖马缰，挥鞭乱打，仍想死里逃生，想抢上坡去。再看前头一马，已被逼得马头快要低到地上，四蹄已无法提起，后马也是四蹄蹬地，与狂风搏斗，但始终不能前进一步。正急得无计可施之际，当空暗云中，忽然电光一闪，紧跟着惊天动地一声大震，暴雨立似乱箭一般，随同狂风当头落下。两马本已力尽筋疲，吃不住劲，再让迅雷一震，暴雨一打，一声惊嘶，前头那马四蹄一松，后马自然禁受不住，顺坡倒退下来。这一滑退，后面驾辕的马前半身立时离开地而起，悬向空中，只剩后腿着地，全车向后倒仰。车夫雷八一看，冒着奇险，强挣着跳下车来，本想抢向前面，将车辕按平，无奈风力太猛，车退太快，一把未将车辕擎住，车已带着两马，由身旁随着狂风，向下倒滑。又是震天价一声迅雷，一股狂风带着暴雨迎面扑来，那马实在支持不住，车向下滑得更快。车夫雷八急忙伸手抓住马缰，用力向上猛拉。想把滑速缓住。但是身不由己，何况周身已被暴雨打成落汤鸡一样，狂风再由身后吹来，如何立脚得住？车退之势又快，直勒得他双手疼痛欲裂，一个收不住脚，身子也离地而起，顺势往下飞速滑去。他想我命休矣。忽听风中有人大喝一声，一条黑影，疾如电射，由身旁闪过，雷八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身体高大，穿着一身破旧短衣的少年壮汉，只见他急速来在车前，双手扳着车前右边木辕，往右一带，往下一按，那辆大车立时落平，后马前蹄也就落地，壮汉跟着一手拉着辕前皮套，面向下坡用力往后拉紧。经此一来，车马虽仍往下滑

退，速度却减缓了许多。车夫看那壮汉身手矫健，动作灵巧，力气更是大得惊人。方自惊奇暗幸，忽听少年喝道：“你还不坐上车去，将辕压住，管住那马，万一索套一断，如何是好！”车夫想要答话，但张不开口，忙照所说，由右边抢过，往前一扑，就势纵上车沿。

那少年壮汉称得上胆大心细，尽管危险万分，心神却丝毫不乱，这时他松开车前皮套，双手紧持车辕，不再用力强拉，只将车辕抓紧，使其成直线，不再偏侧，索性随同下滑，等把一口气缓过，再将全身之力运在两膀之上，突然双足踏地，往后一拉，大喝一声：“停！”雷八马上与之配合，连忙一抖缰绳，接连两鞭朝前打去，前马奋力前挣。人马同时用劲，滑行之势立止。

车上二客已吓得惊魂皆颤，抓住车沿不敢动弹。然后人马合力，一路挣扎向前行去。眼看到了中途平地，不料一株断树，带着大片枝叶，在狂风暴雨中由马前压来。这时，马已力尽精疲，又拉着车，躲闪不及，被树干扫中头颈，身子一歪，就此横跌在地。少年见一马往右倒，惟恐车翻，忙用全力往左一扳，不料那车在狂风中挣扎了这一段后，车上榫头已全松动，那禁得住一人一马，左右对分，全力相拼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当时折断，连人带车，全数跌向地上，行李散了一地，车轮滚出老远。

总算万幸，车毁人却不曾受什么大伤。车夫雷八对少年自是感激，刚一爬起，便开口称谢。少年已抢上前去，又将车中两人扶起。

车夫见那少年，身材高大，相貌十分英俊。一身破旧补丁的短衣，方才被风吹雨打，一路挣扎，上身已全破碎，露

出两条虬筋蟠结的双臂。那少年人扶起二人以后，便去拾东西，代为包扎。车夫觉得这样身具神力，热心仗义的汉子，从未见过，二次又要开口称谢，少年已背着狂风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还不快将你那马拉起，坡这面没有什么人家，且到那旁崖下，避上一会儿再走吧！”

车夫听他声如洪钟，这么大的雷雨暴风也一点掩不住他的语声，越发惊奇。回顾二客，正在跳脚舞手，张口乱喊，但被狂风压住，一句也听不清在说些什么。再说这两个客人乃是官亲，此次护送大官家眷路过此地，因所雇车轿甚多，一路之上，吵吵嚷嚷，令人侧目。本来大队人马车轿，早已随同官差亲兵起身。怎奈二人因见雷八的车快马好，载得又轻，不消多时便可赶上。所以昨夜落店时，叫了两个土娼闹了一夜，早起还自留恋不想分离，又恐同行官眷知道，便借口与途中接待的官府应酬，故意打发同行车辆先行，他们自带几件行李，由后起身。一路上，偏是连声催快，恨不能一下飞到前站。来到黄牛坡前，车夫雷八意欲在附近打完尖再行过坡。可内中一个姓朱的，执意不听，非要过坡不可，车夫雷八心想民不与官斗，好在这条路已然跑熟，马力也能胜任，只得勉强应诺。可他又马上说道：“咱先把话说到头里，这匹马从早跑起，一路未进饮食，黄牛坡路甚险陡，上下皆难，万一中途马力不及，出了乱子或受虚惊，二位不能怪我。”

二位客中有一个姓金的是藩台小舅子，比姓朱的更不讲理，一听黄牛坡，忽然想起附近财主秦迪，前在省城经人引见，十分投机。正好就便结纳，前往看望。又听说秦家离大道才两三里路。心想，前往扰他一顿酒食，岂不比荒村茅店

要强得多。弄巧还可借故把前行官眷接回，住上一天，两下拉拢，于中取利。所以对车夫雷八警告竟如未闻，仍令过坡，不想差一点送了性命。脱险以后，眼看无事，忽然又马倒车翻，随后行李皮箱，全坠泥水之中，人也成了落汤鸡。因见少年是个穷汉，心生恶感，不但忘了救命之恩，反倒怪他用力过猛，把车拆散。

雷八知道二客心意，也不理睬，自将那马扶起一看，只见前腿磕伤。于是将破车解下，牵着两马，先往崖下走去。

少年壮汉也将泥水中的行李，匆匆拾起，随后跟来。正要取回那口皮箱，微闻惊呼之声。回头一看，原来两个车客挥手追来。内中一个，走得太急，一不留神，被一股雨后山洪冲倒，跌了一跤，连滚带爬挣扎起身。少年见二人那等狼狽形象，正要迎去。雷八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这两个蛮子，专一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由我对付，免得小哥悻那闲气！”少年笑答：“都是人类，遇上事情，理应彼此扶助。”说罢，冒雨走去。见那皮箱，已全破碎，东西好些散落在外，除几件衣物，还在泥水中横着一双旧红绣花鞋，还有一叠上面满饰浓圈的字纸，似是诗稿，已被泥水浸透。少年见那诗题，是恭贺藩台大人金屋藏娇之喜的，不愿再往下看。绣花鞋已然旧得退了颜色，越发嫌脏，不愿沾手，便把余物一齐放回破箱之中，连箱抱起，走了回来。

那崖乃两丈多深的崖凹，是个极好避风雨的所在。少年拿箱刚刚走回，金、朱二人已经先到，正在喘息，冷得周身发抖。一见少年取来皮箱，那姓金的连忙抢上前去，一阵乱翻，忽然跳脚大喊道：“这里面还有要紧的东西，哪里去了？”

少年见他情急，笑说：“我沿途寻去，并未见有遗失之

物，只有一叠字纸，被水泥浸透，已然稀烂，另外还有一双旧女鞋……”话未说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少年肩上早被打了一掌。因为人高，闪避快，没有打中脸上。雷八见状，大是不忿，浓眉一竖，抢上前去大喝：“事须讲理，人家素昧平生，好意相助，差一点没有把性命送掉，如何无故伸手打人？”

姓朱的年龄较长，稍知事故，见少年生得十分雄壮，虽是穷人，出了这等死力，明是想得一点赏报，但却求荣遭辱，定不甘心。又见车夫雷八满面愤容，已然偏袒对方。心想这类野人，说翻就翻，极易激出变故，当此风狂雨暴，路断行人之际，只一翻脸成仇，立时吃他大苦。忙喝：“表弟有话好说，我们是何等身分，如何与他们这样无知下等人动武！你们两个，也不许反抗，到了前途，自然有赏。如若无礼，我们只要一张名帖，便将你们送往官府押起。说你们倚仗蛮力，欺辱官亲。再重一点，便说你们勾结偷盗，让你们倾家荡产，还吃官司，悔之晚矣！”

雷八闻言，气往上撞，双目一瞪，待要发作；回顾少年，却是涵养极好，竟和没事人一样，挺立当地，神色不动，听对方发话恫吓，也无畏惧之容。车夫雷八心想，这两个狗官亲自称藩台舅老爷，一路行来，府县派人接待，送礼的颇多，势力不小。自己孤身一人，如今马伤车毁，不知要卖多少苦力才能复原，已然想开，即便闯祸，也无所谓，莫要连累好人。又见少年毫不计较，误认怕官，念头一转，欲发又止，忍气答道：“过坡之前我说马力已疲，你们如肯依我，打完了尖再走，就有风雨也可躲过，那有这场祸事？如非这位小哥舍命相救，连车带人一个休想平安回去。我们穷人，好几年的血汗才挣下这辆马车，算是随身家当，如今车

破马伤，没向你们埋怨一句，你们不过几件行李衣服浇湿。天晴以后，一洗一晒不就行了？就是少了那两个物件算得了什么？莫非你们做官的，就这样没有天良，不通情理！”

话未说完，姓金的已暴跳如雷道：“你这无知蠢牛，那知丢那两件东西的重要，那诗稿是我费了好些事，托人作好，自己背熟，准备到了省城用花笺写好，去向我那至亲藩台姐夫大人道喜用的，免得他疑心我帮着姐姐不愿意让他纳妾。还有一件乃是昨夜人家送我的纪念，本来车已下坡，可以无事，吃这蠢牛蛮力一扳，将车折毁。别的东西全数糟掉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偏瞎了眼睛，不知轻重，最要紧的两件东西，不代我取回，却把这几件弄脏了的衣服，拾了回来，便卖多大死力，也休想得我分文好处！该死蠢牛，还不快去给我寻来。到了站前，只消两寸宽一张纸条，便送你们到官府，莫怪我狠！”

雷八天生刚直之性，正要开口，少年伸手一拦，雷八觉得那手，比钢铁还坚，休想再进一步。以为少年也要发作，正合心意。只见少年向两个车客身前走去，姓朱的见少年，长眉大眼，天然带着一股英气，见他迎面走来，误认对方已被激怒，要行报复！他想这般苦人，专拿力气换钱。如今白出许多死力，未见分文报酬，反受辱骂，又听说要送官，恐怕激发野性而吃眼前亏。忙喊：“我的三舅老爷，如何这等糊涂不知轻重！他们出此大力，我们哪有不给赏钱之理！要取回东西，好好说话，只多给钱，他们自会为你寻来，着急说气话作甚！”话未说完，少年已走到姓金的面前，料定凶多吉少，便喊：“莫听他的，钱由我给，他说的是气话！……”

少年道：“天下事，不是专靠银钱便能把人买动的，我

本意救人，并没想到酬谢，何况车破马伤，你又丢了好些东西！你们要我取回那两样东西，事虽容易，只是嫌脏，那一双破旧女鞋，实在不愿拿它。你既舍不得，我把你带往那里，由你自取如何？”

姓金的原是此次代姐夫入川收租，并迎接家眷，新近听说姐夫纳了一妾，意欲讨好，托人作了几首贺诗，以免对他疑忌。昨夜又在途中，迷恋一个土娼，拿了一双旧鞋，认作定情纪念，正待到了省城，向人传观。不料全数失去，情急之下破口乱骂，及听同伴二次连声警告，忽才想到此时风猛雨暴，四无行人，对方一个粗人，车夫又与对方一伙，万一翻脸，立吃大苦。同时瞥见少年壮汉，已缓步走近身来，不禁大惊，慌不迭改口说道：“只肯把这两样要紧的东西代我寻回，要多少钱，给多少钱，决无话说！”

少年竟连理也未理，自顾自把话说完，猛然伸手便拉，姓金的疑他不怀好意，吓得连连后退，忙说：“钱我照给，这等大雨如何去法？”少年笑道：“钱我不要，你那两样宝贝，我却无法伸手，我带你去就是！”说罢，轻舒右臂，将他挟起，往前走去。

姓朱的见状大惊，忙喊：“车夫，快叫那人回来，到了前站，决不送官，此时就给赏钱！”雷八不知少年用意，冷笑道：“人家不稀罕那几个臭钱，我也拦他不住，且听命吧！”姓朱的一听口气不对，急得乱抖，仍把好话说个不住。雷八也不再去理他，探头望外，只等少年一有动作，立即下手。谁知少年并未发作，将姓金的挟到树下，放在地上，命其自取。姓金的一路提心吊胆，见他始终面带笑容，才放心了，就在泥水里面，冒雨把那诗稿绣鞋轻轻拾起一看，并未破

坏，尚可重抄，越发高兴，觉得少年人还不差，只是怕他粗野，连忙说回去重赏。少年也不理他，依旧挟了回来。就像挟一个小狗一样，顺手放到地上。姓金的人已周身是水，面如死灰，三十六个牙齿，上下乱颤，连吓带冻，几乎晕死。

雷八看了奇怪，便也未发作。这时姓朱的忙把身旁银包解开，取出一小锭，递与少年，以作赏金。少年微笑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，我并非希罕你这几两银钱，我发觉你们为风雨所阻，进退两难，才赶来帮忙，此时风雨未住，这位大哥的车被我拉坏，还要帮他修理。”

说罢转身就走。雷八见少年既不贪财，又不怕官，遇事那样出力，心想世上哪有这样好人，忙喊：“小哥慢走，我有话说！”

少年转身答道：“我去取点东西就来？”说罢，冒着风雨纵身一跃，飞驰而去。转眼穿入烟树之中。

姓朱的忙说：“此时又冷又饿，忘了和他要些吃的，这却怎好？”

雷八闻言，忽然想起破车马料筐内，还有大块锅盔。忙即赶往一看，那车只车轮滑脱一个，车辕前梁扳脱了榫，仗着以前亲手建造，木料坚实，别的均未毁损。马料悬在车上，车一散倒，恰将正面来的风雨挡住，粮料不曾湿透。锅盔上面，又搭着一件旧破棉衣，只从车缝中漏下来一点雨水，把前胸湿了一片，余下全是干的，忙把斗笠取下，盖在筐上，一齐带入崖洞，先喂两马，再吃锅盔。

金、朱二人这时又冷又饿，箱中衣服已全湿透，无法更换。见雷八吃得十分香甜，越发勾动饿火，有心分食，但还嫌脏，又恐失了身分，欲言又止。